工农通俗文库

党员登记表

峻青著

党员登记表

715.13
970
320304
存

党員登記表

峻青著
宋正謀插图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（上海永嘉路25弄8号）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开本 787×953 毫米 1/32　印张 1 1/4　字数 12千

1963年12月第1版
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統一书号：T 10078·2247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定价：（六）0.10元

出版者的话

为了帮助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提高政治思想认识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上海各有关出版社联合编辑、出版这套《工农通俗文库》。

这套文库是适合高小文化程度的读者看的。内容是介绍社会科学、文化教育、文学艺术、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。文字力求通俗流畅，对比较难认、难懂的字加上注音、注释，有的书还有插图。

这本书是作家峻青写的一篇小说，内容写共产党员黄淑英和她的母亲，为了保存一张全区党员登记表，与敌人进行了英勇、顽强的斗争。小说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对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质，刻划了共产党员黄淑英机智沉着、坚强不屈、对党无限忠诚的光辉形象。

一

暴风雪在飞扬着。……

一九四三年的海莱〔lái〕山区①，颤栗〔zhàn lì〕在凛冽〔lǐn liè〕②的寒冬里。

风卷着雪花，狂暴地扫荡着山野、村庄，摇撼〔汉hàn〕着古树的枝干，撞开了人家的門窗，把破屋子上的茅草，大把大把地撕〔sī〕下来向空中扬去，把冷森森的雪花，撒〔sǎ〕进人家的屋子里，并且在光秃秃的树梢上，怪声地咆哮〔páo xiāo〕③着，仿佛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它的驯〔xùn〕顺的奴隶，它可以任意的蹂躏〔róu lìn〕④他们，毁灭他们。……

---

① 海莱山区：海阳、莱阳的山区地带。在山东省东部。

② 凛冽：十分寒冷的意思。

③ 咆哮：野兽发怒时大声吼叫的样子。有时也借来形容人大怒时的喊叫。

④ 蹂躏：践踏、摧残的意思。

黄昏时分，黄淑〔shú〕英把最后烙〔lào〕完了的一张油饼，放在篮子里，上面又盖上了些干草，就挎〔kuà〕着篮子向門外走去。她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，在她那圆而微黑的面庞〔páng〕上，有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，闪燦〔shǎn shuò〕①着热情、天真而又好奇的光芒，仿佛她是刚刚踏进了这个世界似的。她的嘴角，微微的向上挑起，好象她老是在微笑着，即使在生气的时候，也掩盖不住她那美丽和善良的影子。她是铁匠黄老吉的女儿，四年以前，当她的父亲被国民党的投敌军队赵保原部杀害了的时候，她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呢，整天价跟着妈妈到山上割草打柴，到四乡里讨饭。现在，她已经长成为大姑娘了，而且，她也和她的死了的父亲一样，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。昨天夜里，区委书记老赵来到了黄家夼〔况kuàng〕，藏在南山坡上黄文良老头子的

① 闪燦：光亮忽隐忽现的意思。

场园屋里，因为这儿是敌占区①，他不能在白天出来活动，所以整整一天没吃到饭。为了这，黄淑英特地央求妈妈出去借了一瓢〔piáo〕白面，烙了两张油饼，煮了两个咸鸭蛋，趁着黄昏，去送给老赵。

一阵风雪迎面扑来，黄淑英打了一个寒噤〔jìn〕，她睁大眼睛，向街上望了一下，大街上冷清清地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她把篮子往腋〔夜yè〕下一挎，就扬着头迎着风，急急地向村外走去。……

刚刚走到山脚，突然听到山上响了一枪，她吃了一惊，抬头看时，白茫茫的风雪，象一团烟雾似的，遮住了半山坡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紧接着，那烟雾深处，又接连响了几枪。

“不好！”黄淑英本能地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，不由得停在路上发起楞〔lèng〕

---

① 敌占区：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地区。原来驻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，投降了日本鬼子，他们互相勾结，从事反共、反人民的罪恶活动。

来。"怎么办？"她自己问着自己。继续往山上走呢还是躲一躲？继续往上走一定很危险。可是，她没有犹豫很久，随即下了决心。她机警地把篮子里的饼和蛋，埋进路旁的雪堆里，提着空篮子，继续向山上走去。走了一会，就听到前面响起一阵粗野的吆〔yāo〕喝声，接着，就出现了十多个便衣，押着一个人从山坡上下来了。走近一看，那人正是老赵。只见他被绳子背捆着手，肩上流着血，脸上有着一块块搏斗的伤痕。嘴角一抖一抖的，现出非常激动的样子。一看见黄淑英，眼光突然放亮了，一个几乎是看不见的微笑，浮现在他的脸上。

黄淑英赶快的让开了路，站在路旁，假装漠〔莫mò〕然①地望着他们。便衣队的匪徒们在大风雪中紧缩着脖〔bó〕子从她的面前走过，似乎是没有注意她的样子。当老赵走近她身边的时候，她看见他的

① 漠然：不关心的样子。

两道浓眉陡〔dǒu〕的皱了一下，眼睛用力地睬〔jiá〕了两睬，又忽地转回头去，向山上望了一眼，做了一个神秘的暗示。这一切，发生得这样突然、迅速，以致黄淑英还没有完全领悟〔wù〕过来的时候，他就从她的身边消失了。如烟似雾的暴风雪，立刻就遮住了他们的影子。……

黄淑英站在路旁的雪堆里，望着白茫茫的风雪，象呆了似的一动不动。她的情绪非常激动，她恨自己刚才为什么不能一挺身冲上去把老赵解救出来，铁匠黄老吉的勇猛强悍〔汉hàn〕的血液，在她的周身泛滥〔làn〕起来了。这使她大大激奋起来，但是，很快地，在她的脑子里又闪现出老赵的那个神秘的暗示。这暗示，象一团迷云，在她的脑子里不断地扩大着，弥漫着，压住了她的幻想和激奋。凭着她一年多地下斗争的经验，她肯定地认为：老赵的皱眉、睬眼、回头是有用意的。可是，这用意是什么呢？她想，她尽力地想，

紧皱着两道细而长的眉。晚来的风雪，这时候更加狂暴了，她的乌黑的短发被风吹得象一团乱草，她的脸颊〔jiá〕被冻得又青又紫，她的深插在雪坑里的两脚，冻得象猫咬似的疼痛，可是，这一切她似乎都没有觉得。她完全沉浸在聚精会神的苦苦思索中了。平时和邻舍家姑娘们一起玩的时候，在猜谜的游戏中，她很少被难住过，她的聪明颖〔yǐng〕悟①在伙伴中是有名的，她们都说她是猜谜的专家。然而，现在的谜，却使她煞〔shà〕费苦心难猜难解。最后，她决定到场园屋子里去看一看。因为她觉得老赵的回头一瞥〔piē〕可能是暗示在场园屋里还有什么没有办理完的事情。于是，她以慌乱的脚步，顺着他们刚才下来的山路，向着山坡上的场园屋跑去。

场园屋的門大开着，屋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儿，遍地是被践踏乱了的干草，

① 颖悟：理解力很强，思路很敏捷的意思。

草上还有星星点点的几滴鲜血和几颗亮晶晶的手枪弹壳。看样子，老赵是在突然被袭〔习 xí〕时做过短暂的抵抗后才受伤被捕的。炕根下堆着一床蓝布被子(这是黄老妈妈昨夜送给老赵盖的)，淑英敏感的拿起了被子，用力抖了一抖，这时，她发觉被角上撕去了一块布片，露出了破旧的棉花。她的心动了一下，仔细地把被子捻〔niǎn〕了一遍，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捻出来。于是，她又遍地找寻那块撕下的布片，没有，哪里也不见布片的影子。象門开开了一道缝儿，她的心突然亮堂起来了。她相信：这仓促间撕下的布片，一定是老赵用它包着什么重要东西，然后又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而这东西，又一定是藏在这屋里的。一想到这里，她兴奋起来了。于是，她开始寻找这东西了。她把地上的乱草统统翻了起来，没有。她钻进了屋角上满是灰尘的囤子底下，还是没有。她又踏着锅台爬上了梁头，也没

有。全屋都翻遍了，什么也没有。最后，她颓〔tuí〕然①地倚在門框上，呆呆地凝视着大雪纷飞的铅色的天空，一时间感到非常疲乏，对刚才的判断，她又怀疑起来了。但是，很快地她又振作起来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："不，不，一定有东西。不要急，慢慢找。"于是，她又把一双机警的眼光，满屋搜索了。不久，她的眼光停留在锅台上的一撮〔cuō〕草灰上面：奇怪！——她想。怎么炕洞里的草灰能到锅台上来呢？突然，她的心怦怦〔pēng pēng〕跳了两下，啊！就在这一刹〔chà〕那间，象戳〔chuō〕破了一层封窗纸似的，她的心豁〔huò〕然②开朗，她什么都明白了，她似乎是看透了老赵的心：他在紧急的情况下，还是那么沉着地把重要东西包好放在炕洞里，他希望聪明的淑英能猜到他的秘密，如果万一她找不到，这重要的东西也决不会丢

① 颓然：精神不振的样子。

② 豁然：突然开通的意思。

失，将来就会被屋主人烧炕时烧掉。这样想着，她迅速地蹲〔dūn〕下身去，把手伸进炕洞里一阵摸索，草灰里面，一个软绵绵的东西触着了她的手，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，她的手颤抖着掏出来一看，果然就是从棉被上撕下来的那块蓝布包着一个什么东西。她用手捻了一下，发出了沙沙的响声，似乎是包着一张纸。她来不及细看，就把布包揣〔chuāi〕进怀里，走出了场园屋，往村里奔去。

回到家里，已经是吃夜饭以后了。黄老妈妈怀着惊恐和焦躁的心情在等待着她。

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老妈妈疑惧地问道。

淑英没有回答，用手推着妈妈说：

“妈，你到门口望着风。”说罢，飞快地冲进里间屋，点着灯，掏出了布包，抽出了那张纸。只见上面写着许多人的名字，黄淑英认识几个字，她知道这是一张

全区的党员登记表，这些名字，有一些是她所熟悉的，而且，那中间也有她自己。啊！这是全区党员的命根子，是黑暗重重的海菜山区的火种。她的心跳着，把登记表重又包好，放在炕上席底下，准备有了机会交给上级党的组织。布包放好以后，她机警地向院子外面望了一下，妈妈仍然站在門口，两脚踏在雪里，眼睛紧盯着街上，她那满头白发，在寒风中狂乱地飘动。……

二

这一夜，她们娘儿两个都没有睡觉。

风似乎刮得更厉害了，院子里薄铁皮顶的小棚子被吹得哗啦啦地直响，門前老槐树上的枯枝，不时地卡擦一声折落下来。黄老妈妈躺在土炕上，睁大了眼睛，从破窗櫺〔灵líng〕里望着黑沉沉的夜空，心里象麻一样的乱。唉！老赵完了，又

损失了一个好同志！几年来，多少革命同志，一个个的牺牲了，流血了！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，黄老妈妈总是忍不住扯心般的疼痛。她是一个久经苦难的老人，悲痛在她的身上，激起的已经不是眼泪，而是长久的沉默。四年以前，当她的丈夫黄老吉被万第据点的敌人杀害了的时候，她一滴眼泪不掉，默默地埋葬了死人，回到家里，一头扑在炕上就病倒了。这一病，整整病了三个多月，在昏昏沉沉的大病中，她不断地说梦话。有一次，她把女儿叫到面前，说："孩子，你爹刚才托梦给我，说他没有男孩子，叫你接着干他的事。"说到这里，她停住了，不说了，沉思了半晌，决然地说："不，不，孩子，你别听你爹的话，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亲近人啦，我不能叫你也……不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不能离开我。……"可是，以后当她发觉了女儿当真走上了父亲的道路的时候，却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丝毫也没有

拦阻，甚至还帮助女儿送信、联络人，而当情况紧急了的时候，她就整夜地睡不着觉，替女儿担心，并且几次的想劝告女儿再别干这冒险的事情。可是，不知因为什么，这种话她始终没有说出口来。今天夜里，她又睡不着了，老赵的被捕，使她非常难过（他昨天夜里还在她家里吃过烧地瓜，亲热地叫她大娘），同时，也使她意识到一种危险正在一步步地向她逼来。她非常恐惧，十分不安。

这一夜，黄淑英也是翻来复去的睡不着。她悲痛老赵的被捕，她又觉得这情况发生得太突然，太奇怪。她想：如果不是叛徒出卖的话，敌人怎么会知道老赵藏的地方呢？可是，叛徒又能是谁？黄家亦的党员，淑英所知道的只有黄文良一个人，他是她的伯伯，也是她入党的介绍人。她肯定的相信，这个老头子决不会叛变。再说，他早在三天以前到东乡帮短工去了。那么，还有谁呢？啊！她猛